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二十六回 彩雲一日幾般妝 耿服三秋無限恨

效顰學步不堪矜，情厚偏能引赤繩。絕代傾城時自抑，嫉深猶爾集青蠅。

卻說棠夫人因輕輕賣出，又將渙渙送來。這渙渙的人材，比輕輕還高一籌，又善妝飾，來了三五日早學得了枝兒的雙鬢髻，春曉的八字眉，喜兒的內家圓，綠雲的飛霞妝。彩雲愛他伶俐，時常叫他替自己梳妝。渙渙因道：「五位奶妝束各有風致，各有好處。」彩雲道：「你既如此留神，何不說來，看是誰好？」渙渙道：「大娘愛梳涵煙髻，二娘愛梳垂雲髻，三娘愛梳九真髻，四娘愛梳百合髻。大娘喜畫橫煙眉，二娘喜畫卻月眉，三娘喜畫三峰眉，四娘喜畫五嶽眉。大娘好點萬金紅，二娘好點露珠兒，三娘好點小朱籠，四娘好點半邊橋。大娘常作桃花妝，二娘常作曉霞妝，三娘常作暈紅妝，四娘常作酒暈裝。莫不各極其妙，然又總以本來面目為主。若論二娘當屬第一，其濃妝淡抹，無不相宜。我娘須以二娘為準。」彩雲聽得，自此便在妝飾上用功。

一日耿朗無事，夫妻六人同飲同食。早間宿雨新晴，微涼侵體。彩雲穿一領繡綾衫，係一條彩縐裙，縮一個同心髻，描一雙遠山眉，點一顆大春紅，圍一領紅銷金項帕，在曉翠亭掐了些茉莉鮮花，獨自走到假山洞內，恰與耿朗撞個滿懷。耿朗隨便戲弄，彩雲跑出洞口，到了夢卿房裡。將茉莉插在夢卿鬢旁，恰好花色與額角的白色相同。兩人又同去看愛娘，愛娘在萱花坪前，用一條長絲拴著兩個大蝴蝶作耍。夢卿笑道：「這兩個是紅絲繫足了。」愛娘道：「曲檻重欄，必須點綴。若任他東飄西蕩，有何意味！」彩雲笑道：「看姐姐花露露香馥馥，便是招蝴蝶的由子，何必又要拴他？」當下三人又同到雲屏房裡。飯後天氣稍熱，彩雲穿一領密紗衫，係一條細羅裙，縮一個十二鬢髻，不鈿不釵。描一雙小山眉，點一顆小春紅，圍一領綠冰紈項帕，拿一柄翠羽扇。才下妝台，見夢卿從穿廊邊走來，踱過海棠，那些黃蜂白蝶，都隨著飛舞，煞是好看。彩雲便迎著道：「花神來也！」夢卿未及回答。愛娘走來道：「平姨娘身邊站的是誰？」彩雲轉身看時，卻是穿衣鏡內照出自己全身。愛娘指著彩雲的影兒道：「這個女子若肯賣時，可直一斛珍珠。」又指著自己道：「這個女子，彷彿認得，但不知從何處見來。」彩雲道：「正是自己看著自己，仔細端詳了去，好似未見過一般。本來面目，自家不知，正是可笑。」三人坐了一會。晚間稍涼，彩雲穿一領淡綠夾紗衫，係一條淺紅夾紗裙，縮一個望仙髻，插一支白玉風頭簪，鳳嘴邊銜一串櫻桃大珊瑚紅頭，描一雙斜月眉，點一顆猩猩紅，圍一領翠花綾項帕，

同夢卿在草花叢內品評那漢宮秋、子午花、射乾、決明等花的高下。日暮後，夢卿方向東一所去。渙渙又向彩雲道：「適才二娘並無釵環，只戴著兩支玉簪花，分明一般樣的草木，如何到得二娘頭上，便另一種好看？」彩雲道：「你夜間因何又哭又笑，想是作甚怪夢？」渙渙紅了臉道：「不曾作夢，連我自己也不知如何哭笑來。」原來渙渙自七月十五日到耿朗家後，無日不想耿服，無夜不夢耿服。不料這一夜夢與耿服相會，哭一番笑一番，自己將自己說醒，故此怕人知覺，只得掩蓋支吾，這卻不提。

再說七月十五日，耿服聞得棠夫人將渙渙送給彩雲的信息，好似一盆烈火，頓被水澆。走出走進，歎氣嗟聲。當晚滿街上佛號鐘鳴，釋氏建蘭盆之會。玉音笛奏，道家修寶蓋之齋。無精無彩，到泡子河看了一回河燈。

回到家，直坐至日出。梳洗畢，又往各處散悶。看見絕色歌童，也想起渙渙來。看見出眾妓女，也想起渙渙來。看見人家少艾，更想起渙渙來。花陰月影，彷彿如見其形。鳥語蟲聲，依稀似聞其韻。一連好幾日，又恐父母知覺，且又自想，日日在外，未免反到觸目傷心，空勞一番係戀。於是閉門不出，獨自在書齋中看些書史。誰知動的時節，還可借他物消遣。至於靜的時候，更不能以力壓排。正是茶裡也有渙渙，飯裡也有渙渙。畫上傳情，都不怕鬼狐作祟。書中有女，且更信鄭衛多情。

一連又是好幾日，自家又恐勞思太過，白送性命。不得已或山村，或野店，到處遊賞。又誰知節序感人，情不自禁。思遍九坑，不亞於登高末玉。目極千里，恰好似遠望張衡。無奈何又回至家中，終日悶悶。有時自己安慰道：「丈夫家何處不得嬌妻妾？家內侍女擅姿色者雖少，而有風味者尚多。且將來成婚之後，倘陪嫁中有似渙渙者，亦未可知。」然想到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又覺得渙渙最有情最有趣，十分難捨。忽又想道伯母康夫人行事豁達，怕兄耿瞞照為人友愛，若將實情上達，未必不將渙渙送來。但父母之怒責可憂，兄弟之譏笑可愧，親戚之議論可羞，奴僕之輕薄可恥。以此千思萬慮，真是腸一日而九回矣。要作幾首詩詞，發明心志，又一時作的不好。因將渙渙所贈物事都帶在身邊，那一柄白紙字扇，刻不離手。於是常到耿朗家以幸渙渙一見。或陪伯母坐談於正寢，或與伯兄共話於前廳。正寢內左右服事者，乃彩縐、彩蘋、彩藻、采芹、彩綠諸婢，前廳中左右服事者，乃金鶯、玉燕、白鹿、青猿各童。

即往兩廂兩所各處遊賞，或酒或茶，俱是鼎兒、養氏、江氏、海氏承應。及至拜見諸嫂，則枝兒、春曉、喜兒、綠雲、汀煙亦多迴避。其餘連影兒也無。又算定五日一次彩雲看病之期，黎明便去伺候。誰知彩雲偏借帶了猗猗，總不見有渙渙，心中實在委絕不下。

一日耿服在叔父耿懷家，與耿月旋、耿？講究詩文。恰遇耿朗亦來，兄弟四個，同茶同飯。無意中將耿服的扇子拿來一看，是一首香奩體七言四句迴文詩。形景氣度，當是個多情女子。再看那字體，端莊流麗，絕似夢卿。至於用墨運筆，更一毫不差，於是心中大加疑惑。及至看完，方才釋手。耿服即便取起，籠入袖內，再也不拿出來，似怕人見的光景，耿朗益發生疑。然那首迴文詩，卻早記在心上。耿？道：「近來四哥精神恍惚，似有甚心事一般，何不向我們說來，或可分析一二？」耿服道：「憂從中來，誰能分得？雖有兄弟，亦無如之何也！」耿朗道：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四弟自說憂從中來，是自作自受，自然用兄弟不著。要用兄弟時，就未必真無如之何也。天地間為臣者盡忠補過，則曰憂國。為子者追祖宥宗，則曰憂家。今四弟未登仕版，國無可憂。上有父兄，家無可憂。則所憂者，非衣食末物，即兒女私情。且以我輩藉祖父餘蔭，衣錦食肉，有何可憂？以弟材料，顯仕不難，亦不必憂。所憂者，不過妻妾耳！妻妾雖亦有定命，然比之功名富貴，還可以人力謀求，安見兄弟便不可分憂？」耿服聽了此話，只道耿朗已曉得渙渙事體，半日總不言語。耿朗又只顧與耿旋、耿？討論詩文，卻再也不提起這話，到晚各自回家。這一來有分教：梳妝隊裡，又添出宋氏墨娥。歌舞班中，早引來唐家紅線。